

## 千秋盛名。一代大師

張大千晚年畫藝已臻化境，俯拾萬物，從心所欲，親友圍繞身邊，生活過得多彩多姿，特別是享譽寰宇，為中國藝壇古今所未曾有，不愧為曠世奇才，一代大師。

民國六十二年二月二十七日，「中華學術院」頒贈張大千榮譽哲士榮銜，由院長張其昀親自主持典禮，典禮中宣讀由易大德所撰的頌詞云：

張爰先生，號大千，蜀之內江人，幼承闈訓，及長從李梅菴、曾農髯二先生學，刻意丹青，窮源篆籀，所習花卉山水人物，由石濤八大，上窺董巨，旁獵倪黃，清俊瑰奇，兼而有之。中年西上敦煌，臨摹石室，振千年之頹勢，開藝苑之新局，氣象雄偉，著色瑰麗，使人物畫為之一變。喪亂以還，旅居巴西，歷游寰宇，周覽名山大川，廣接通人勝流，眼界日寬，氣魄益宏，笠屐所至，展其畫於美、法、日、德諸國，從此大風堂名蹟，蜚聲國際藝壇；年來萬象羅胸，一心獨造，融會中西，橫絕古今，潑墨作畫，重抒個性，沉雄渾厚，元氣淋漓，遂使舉世欽佩，羣倫儼服，國家畫廊，允推祭酒。

張大千那天神采飛揚，精神奕奕的在親友的陪侍下，興緻勃勃的戴上了方帽子，在掌聲如雷中還發表了一段謝詞，並謙稱他的藝事成就有限，在筆法上不及某人，在佈局上又不及某人，在氣韻上也不及某人，在設色上更不及某人，反正不費吹灰之力，捧了許多同道，使大家非常歡喜，從而也肯定了他的藝事成

就。

## 元首親授中正勳章

張大千的藝事，真正獲得最高當局的表揚，是在他八十四歲生日那天，獲頒「中正勳章」。民國七十一年四月二十四日，也就是農曆四月一日，總統經國先生親自頒贈為紀念先總統蔣公而設置的「中正勳章」給張大千，以表揚他在藝術上的卓越成就，推崇他的藝事及人品為：

四川張爰，國家耆宿，藝苑宗師，寢饋敦煌，上覓唐宋，不唯淋漓大筆，蔚為國光，亦且襟抱高華，久為世重。特依據勳章條例，頒給中正勳章，用示崇獎之至意。

張大千雖然獲得了「中華學術院」的哲士頭銜，緊接着又獲得美國加州「太平洋大學」頒贈的榮譽人文博士學位，也獲教育部頒贈「藝壇宗師」匾額，但是這一次獲得國家元首的親自授勳表揚，張大千真箇是歡忻鼓舞，視為無上的榮譽和難得的寵渥，遂熱淚盈眶的致謝詞云：

今蒙授勳，不禁想起先總統對大千的關愛，昔年大千困在成都時，要不是先總統十分眷顧，大千不會今天還能從容我的藝術工作。大千漫遊世界各國，為增廣識見，與諸藝術家接觸，又得我國駐各國使節照拂，這都是先總統及嚴前總統的關愛所致。今又承總統頒以如此崇高的勳章，大千只有感激，大千無以報國家，只有這一顆心，對國家、

對總統，永遠效其忠誠。

「臺統正勳字第二號中正勳章證書」中，有兩句話不僅使張大千感激涕零，從而也打開了他心中四十年來的鬱結，那就是「瘦饋敦煌，上窺唐宋」八個字，不止是表彰他藝事上的特殊造詣，肯定了他三年面壁的成就，更重要的是不着痕跡的爲他洗刷了「敦煌盜寶」的嫌疑，因此，他把此次獲頒「中正勳章」視爲畢生的殊榮。

### 三薰三沐潑彩第一

張大千常說：「我不是一個豁達的人。」看似超塵拔俗，仙風道骨，實際上却經常受到俗事和塵慮的羈絆。他特別重視一個「情」字，有恩情、親情、友情、人情，更有愛情；他對特別喜愛的花木、盆景、奇石、書畫，如果未能如願擁有，便會思念成疾；爲了構思繪事，考量佈局設景，往往苦苦思索，搔首挖耳，廢寢忘食，必至豁然貫通而後已。

張大千虛懷若谷，謙沖自牧，每天必撥出一段時間閱讀，以增廣見聞，變化氣質，除了「子書」而外，又愛涉獵一些「誌異」、「怪談」等書籍，藉以助長憧憬和想像。尤其關心事事物物，交往各階層人士，舉凡國內外大事、鄉里近聞、藝壇動態、名人趣事，他都愛聽愛講，常自詡爲「秀才不出門，能知天下事。」在別人的心目中，張大千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模樣呢？

張大千西入荒漠，在敦煌臨摹石室壁畫，拋開藝術上的貢獻與成就不談，僅就其毅力、勇氣與精神來看，已足够吾人喝彩的了。陳寅恪評論說：「敦煌學乃今日文化學術研究之主流也，大千先生研究北朝唐五代之壁畫，介紹於世人，使得窺見此國寶之一斑，其成績固已超出以前研究之範圍。何況其天才特具，雖是臨摹之本，兼有創造之功，實能於吾民族藝術上，別開一新境界，其為敦煌學中不朽之盛事，更無論矣！」

俗話說：「同行是冤家」，更有「文人相輕」的習慣，要不是衷心佩服，很難得到旗鼓相當人士的讚譽。大陸變色後，溥儒與張大千有一年在日本江戶相遇，異域重逢，倍感親切，想起昔日同寓於北平的「頤和園」中，花晨雨夕抵掌縱談，燈燭輝煌合作繪畫，不禁感慨萬千，溥儒贈以詩云：

滔滔四海風塵日，宇宙難容一大千；

却似少陵天寶後，吟詩空憶李青蓮。

關於張大千的藝事可分為三個時期，他說：「張大千儘管以師承石濤著稱，事實上他所能的已何止是石濤一家？漸江、石谿、八大、四王以外的各個畫派，他無所不能，也無不可以亂真。採各家之長，加上自己的情性，豐富的生活，形成了他獨特的風貌，這是他『前期』的狀況。移居北平後，不斷研究歷代繪畫流派，收藏歷代名蹟，元代趙孟頫、吳鎮、王蒙、倪瓚等的畫風影響，又使他的畫轉到別一天地，不僅善於奔放的潤筆，也善於工細的描繪，一種豪邁的氣度，始終流露在他的筆端，這是他『中期』的狀況。五

十歲左右，又傾向於兩宋，北宋的董源、巨然，南宋的馬遠、梁楷，吸引着他三薰三沐，這是他『後期』的狀況。」

謝稚柳更說：「潑彩是張大千發明的，古有潑墨，今有潑彩，張大千的潑彩有很深的傳統淵源，中國當代畫家，張大千數第一。」

張大千精於鑑賞，固然是人盡皆知的事，但他自譽「足使墨林推誠，清標却步，儀周斂手，虛齋降心」，却未免使人不無異議，王世杰就曾說：「張大千畢生致力於繪畫，亦畢生致力於收藏，現在雖多已散失，但他前後多年收藏之富，確是驚人。歷代煊赫名蹟，經其收藏者甚多，在近百年中恐無人能出其右。卽裴伯謙、龐虛齋諸人的收藏，以量言或出其上，以質言或尚不逮。大千有天才，有如此豐富的私藏供其閱歷，而他又是一個能畫，知畫技，而善別紙絹筆墨的人，所以他更成了一個有優異能力的中國古畫鑑賞家。他本是一個謙和而不愛自誇的人，但却在『大風堂集』序文中，自譽其精於鑑賞，爲百年來第一大家。朋友們或有異議，認爲大千雖然天份高，閱覽多，自己會畫，有超過別個鑑賞家之處，可是他似乎並不十分用力作考據，並不嚴格實行胡適之的『大膽假設，小心求證』的方法論。他評古畫或跋古畫，其因循友朋之請而故意誇張失實者，固不能據以指斥其鑑賞不精，其非循人情，而僅因未嘗『小心求證』以致評判失實者，亦數見不鮮，此則不能使人曲諒矣！項墨林、梁清標諸人於此亦或不能降心屈服；可是儘管如此，大千實亦往往能看出他人所不能看出之點，故得失亦盡可相償。」

所謂「破墨」及「潑墨」，實際上即是畫家習用的水墨技法，水墨畫若是不能做到「破墨」，那便無異匠人們的「漆畫」乃至「鐵畫」，還有什麼韻味可言？姚夢谷形容張大千的「潑墨」與「潑彩」說：「大千繪畫三十歲以前是臨摹，三十至五十歲時將各家的長處汲取爲己有，到了六十歲時始建立起自家的面貌，作風不變，構想新奇，他的『潑墨』與『潑彩』，隨意揮灑，水墨淋漓，心手合一，運用自如。晚年更是雄心萬丈，奮發不懈，這種精神對中國藝壇是很大的鼓勵和啓示，給予年輕一輩更樹立了良好的榜樣，如以創作魄力而論，足以媲美畢加索。」

關於張大千的「潑墨」與「潑彩」畫法，在他大幅的「廬山圖」上，表現得最爲成熟而圓潤，其他的作品張目寒則認爲：「大千之新技巧，世人皆謂爲『潑墨法』，殊不知大千爲『破墨』而非『潑墨』。『潑墨』始於唐人王洽，宋米元章父子傳其法，直至元人，賴此一脈流傳；以此與大千新畫法參互比較，實大異其趣，是研究新風格者不可不知，至於何謂『破墨法』，吾友臺靜農君論之甚爲精密，其言曰：『大千居士破墨，筆耶非筆，墨也非墨，虛兮若實，實兮若虛，詭詭倜儻，變化無常，非能與造化者游，安能籠天地於形內，挫萬物於筆端？』其所以有此境界者，非蓄積之厚，曷能至此？大千曾自言『不襲米氏父子房山方壺一筆』，便知大千所創之『破墨法』，非昔人之『潑墨法』也。」

## 辛勤「老牛」勞碌一生

張大千表面看起來似乎是享盡了人世間的榮華富貴，實際他却是勞碌一生，他常自比辛勤工作的老牛，獨力支撐着一家數十口人的生活擔子；垂暮之年，只剩一目好友，三更半夜尚臥在長案上揮毫作畫，從某一個角度看來，未嘗不是一個可憐的老頭兒。臺靜農在張大千八十壽誕時寫了一篇文章爲他祝壽，其中有云：「千數百年繪事，至清季而益衰，吾兄大千居士始以石公風格，力挽頹風，大筆如椽，元氣淋漓，影響及於域外。世論吾兄起衰之功，爲五百年來所僅見，余則以爲整齊百家，集其大成，歷觀畫史，殆無第二人。」張大千當時正在病榻上，聽馮幼衡唸給他聽了以後，忽然神色落寞的說：「我實在慚愧得很，平日畫的都是別人要我畫的，其實那些畫都不是我內心真正想畫的！」

現代繪畫的潮流是：簡潔勝於繁瑣，拙樸勝於靈巧，巨鈍勝於細膩。王壯爲認爲：「大千之可愛可貴，在於其畫之繁者、巧者、細者都是超人一等的。不能精而能簡，不能具象而能抽象，可以嗎？凡人不可以，張大千可以。張大千之有破墨巨幀，却是他從無所不能的路途中走過來的。事實上細筆大筆，各有千秋，而其作品之豪邁光怪，到底是他個人所獨具，而他人不能企及的特色。張大千晚年的畫，顯而易見有幾個特點：

- 一、由細筆變成大筆。
- 二、甚至只見墨暈，不見筆跡。
- 三、脫落形似，表現意象。

四、雖是具象，已近抽象。

五、極度發揮水與墨的功能。

這種演變當然有其遞嬗過程，其過程和中國書畫的變遷，他個人生命生活的變遷，都有息息相通的密切關係。」

## 將山水畫推前一步

「大千多變，變無不與」，這是陳定山對張大千的評論，他認為：「張大千是一個聰明人，他從石濤起家，又把石濤一口氣吞入腹中搗個稀爛，吐得出來，化作唐宋元明，千百作家。」

張大千的繪畫風貌，從早年到晚年不停的在改變，是繼承前人傳統，發揮到了極限的不朽畫家。江兆申說他一生有三次高峯云：「青城山隱居期間，臨摹宋元名畫，成就達到第一個高峯；敦煌面壁，臨摹古人名蹟，成就達到第二個高峯；至於第三個高峯則在移居南美以後，夏日午後，山園驟雨，遂擺脫古人成法，完全以自己的方法來表現，遂奠定了他自己的風格。總之，他是吸收了古人的技法，又發揮了自己的創意，對當今藝術界產生了極大影響與震撼的偉大畫家。」

既能將傳統掌握得恰到好處，而又能把握現代精神，張大千堪稱中國畫壇的第一人。歐豪年說：「張大千不刻意追求，而有現代的精神，尤其難得的是他將最後的生命，貢獻在中華民國，與國內藝術界一齊



爲中國藝術而努力，尤其難能可貴。中國水墨畫發展到石濤、八大乃至齊白石，雖已達登峯造極之境，但氣象却嫌狹小，尤其是齊白石的小鷄和小蝦，雖具無限生趣，畢竟難比宋代的大山大水，要待張大千出，才將中國山水畫推前一步。」

張大千繪畫是順着傳統的路子創新，仍具有十足的中國情調，吳翰書一語道破了張大千對中國繪畫的貢獻云：「他畫山水，除了水墨，又加上藍及青綠的色彩，而這些色彩仍是中國的，對中國繪畫稍有研究的人，很容易由張大千的畫聯想到李思訓的『金碧山水』。張大千把中國古代用於工筆畫的顏色，引用到水墨畫裏來，開創了中國山水畫的新氣象。」張大千最足傳世的作品，吳翰書認爲並非「廬山圖」一類，因其未免因投合賞畫者的喜好，而有着太多的堆砌，遂未能落實，故仍以仿石濤的山水作品，和晚期的花卉作品，最可能在藝術史上永垂不朽，尤其是某些仿石濤山水，其功力甚至勝過石濤，必將垂名畫史。」

中國藝壇很難產生世界級的人物，乃是因爲社會型態在審美上爲一流連於「骨董意識」的型態，追求「陳香」而扼殺了生機。楚戈說：「張大千偉大的地方，就在於他比不少年輕人更敢於嘗試新技法、新形式，由於社會缺乏鼓舞的基礎，他不得不一方面畫那些熟練的東西，一方面還要說服他週圍的人，以及廣大有『返古病』的羣衆，『我這些潑墨，古已有之。』想起這些，我們便不得不爲這位老人垂淚。」

張大千的才華、成就、能事、風格是多方面的，斷不是單純一介畫家所可比擬，使人不易把握他完整的形象。何懷碩說：「大千先生的一生，自外於這個近代歷史的主流。閒雲野鶴，不食人間煙火；他的藝

術，從內容到形式，是傳統精麗的華彩在現代的海市蜃樓。往後研究歷史的人，將爲這個人物與時代的「錯置」的案例驚異不已。他是純粹的傳統主義者，一位古典的耽美主義者。時代的脈搏，民族文化變遷的時代之痕迹，在他的藝術中，幾乎空白。時代之波詭雲譎，國家民族之危厄，現實之痛苦，民生之多艱，那是發生在地上的事實；然而敦煌古畫與四僧的藝術，成了兩朵浮雲，托着這一位古典的耽美主義者，飄然遠引。這是大千先生的福氣，也是他藝術的局限。」

## 名滿天下心屬中國

一般人常說張大千是「富可敵國，貧無立錫」，謝家孝則認爲張大千是「名滿天下，心屬中國」。他說：「大千先生一生瀟灑，知己遍天下，晚年最睿智的決定便是返國定居。在中國畫壇上，卓然的大師地位，自是不爭之論，他是罕見的有福之人，他享受的不是人間世俗所見的名與利，而是由他自己的努力，發揮盡致他的才華，更重要的是他知所取捨、抉擇，才能生活瀟灑自如，一生翱翔於山川美景、人情溫暖之間。」

張大千在畫藝、生活、形象、聲譽上，也許前有古人，但在現代社會裏不可能再有來者了；他的畫藝震撼寰宇，是無人不知的，而詩、書及金石也頗有可觀。陳離說：「大千先生的畫，幾乎到了隨心所欲，無所不能的境界，他的山水、花卉、人物、草木、蟲魚均冠絕當世，並且風格廣濶，能工筆、善寫意，卽

使在古人裏也找不到幾位；甚至用墨用彩也都到了存乎一心，出入隨興的地步。」

張大千的繪畫技巧已經到了登峯造極的地步，而他饒而不捨的鑽研，及追求至真、至善、至美的精神，更值得欽佩；尤其是他豐富的才華，所展現出來的光彩，令人目眩神迷，因此李霖燦說他是時代的見證人，理由有三：一、由於觀察、臨摹、紀錄、綜合的苦心經營，大千先生的國畫技巧，可以說是當代無人能及。二、由於豐富的閱歷、長時期的臨摹，以及閉門苦修，大千先生的藝術工作熱忱及全部投入，實在是一代楷模。三、由於天資敏悟，不斷琢磨，更重要的涉獵廣博，大千先生的詩文，都到了非常崇高的境界。國畫家能够上承古代美術遺產，兼攝世界美術之長，使國畫的技巧、境界向上延伸一步的只有張大千。白宇說：「大千居士早年所繪仕女，面態豔麗，比例正確，衣褶曼美；敦煌歸來，對人物的白描、傳影，更有了特殊的變化，線條長而潤澤，衣帶飄舉，活潑生動，用色穠豔諧和，雖然是朱砂石綠，在他筆下毫無煙火氣，即使顯得華麗些，也覺妙相莊嚴，美無其匹。早期的山水畫運筆繁而不亂，章法謹嚴；稍後結構奇突，繁簡皆妙，運筆多趣，傅色較重；後來則山川渾厚，草木華滋，筆筆是自家寫出，亦筆筆從古人得來；待至遍遊名山大川，領略了大自然的神貌，則空靈澹宕，意境空濶，靈氣迴蕩，大氣磅礴。花卉則命筆揮灑，游刃有餘，而通幅無一筆霸氣。他的荷花滿紙潑墨，襯上一兩朵嫣紅欲滴的花葩，更覺諧和而靈秀；寫意的芍藥，枝葉通體連貫，好似草書，花朵花瓣，在有意無意之間，染上一點粉綠與燕支，真有一笑傾城之態。至於書法則致力於北碑，功力深厚，一波三折，頗有畫味。榜書則力能扛鼎，小字則行

款周密，所有題記與其畫面皆相統調。他的詩文天機活潑，不尚藻飾。詩、書、畫三者，在他是不僅擅兼，而使整個作品諧和一致。」

張其昀盛稱張大千是時代精神融鑄的一代偉人，最重要的是張大千是中國人，他代表着中華精神，什麼是中華精神呢？

一、頂天立地——一個中國人要有頂天立地、繼往開來的精神，要有開拓萬古的心胸，要有無所不能的氣概。

二、求精求新——以集大成為理想，自己有了宗旨，然後尊傳統而貴創造，精益求精，日新又新，自強不息，力爭上游。

三、深識遠覽——一切求其在我，自己先要立定脚跟，而後超然遠覽，淵然深識，具有並行並育的達觀，廣納眾流的雅量。

四、大義凜然——實事求是，心物並重，倘若精神與物質不可兼得之時，則決定要重精神而輕物質，甚至會犧牲生命以維護榮譽，這就是節操。張大千就是具有以上四項中華精神的人，也是一位具有至誠坦側的眞性情；有了眞、才有善、有美、有聖；優入聖域，便是宗教精神，也是儒學精神的眞諦。張其昀認為世界各大宗教，綜括起來不外乎八個字，便是「養生、慰死、樂生、樂羣」，以此標準來看張大千的爲人行事，則見其途途是道，無往而不自得。